

吴大尚 / 著

贪官宝贝

富豪宝贝

富翁娇妻
美貌倾城
贪官慕色
设计奸淫
儿恋后母
险些乱伦
官场佳作
满纸风云



重庆出版社

吴太尚 / 著

贪官宝贝 与 富豪宝贝



▲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贪官宝贝与富豪宝贝/吴太尚著, 一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5366-6322-6

I. 贪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3) 第14069号

责任编辑: 寇德江

封面设计: 韦 伟

贪官宝贝与富豪宝贝

吴太尚 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4 字数330千字
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66-6322-6/I·2066-9/I·1023 定价: 23.80元

1

国庆节的大上海。

夜幕降临，粼粼碧波便成了银光闪闪，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，仿佛它流淌的是黄金，而不是水。

江边豪华别墅区未来花园里，上海远东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周心寒的婚礼，就在他的别墅里举行。不，准确的说应该是闹洞房，他的婚礼已于中午在五星级的锦江饭店举行了，共来了两三百名嘉宾，几乎都是房产界的精英。周心寒是上海名副其实的房产大亨，所以捧场的人特别多，婚礼可谓热闹非凡，气势宏大。

闹洞房是我国的一种习俗，相传始于晋代。汉时，新婚之夜便有“听房”之俗，并见于正史。《汉书》中记载：“新婚之夕，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作，以为笑乐。”后演为闹房，不但男家亲戚、贺客宾朋有戏谑新娘的权利，就连不相干的陌生人，也有这个权利。虽是对新郎新娘的戏弄，但大多数还是偏于新娘一方面，这就是所谓的“戏妇”。

美丽迷人的新娘雪梦茵自然也免不了亲朋好友们的戏弄，身为总经理的新郎周心寒更是如此。他们紧紧相偎，心里咚咚直跳。

闹洞房的热闹气氛渐入高潮，整座别墅被祥和喜气笼罩着，连

空气都不同寻常，弥漫着欢乐和幸福。

宽敞而明亮的客厅里，人们将新郎新娘围在中央，开始寻问和戏弄。最先是周心寒的一个记者朋友提问，问的是他所关心的一个问题：“周总经理，你这次结婚一共花了多少钱？看来你好像挺节约的。”

周心寒亲切地扫了那位记者一眼，微微一笑说：“怎么，你对这个感兴趣？好吧，老实告诉你，花钱并不多，主要是宴席方面，大约四五万元。这足够了，大大超过了我的预算。原计划，最多花两三万元，所以我只是发了一百多封请帖，没想到今天却来了这么多人，再次感谢大家看得起我。”

记者又问：“周总经理，你是上海房产界的知名人物，个人拥有几亿元的资产，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第二次婚礼举行得豪华些隆重些呢？就像当年李嘉诚长子李泽钜的婚礼，动用四十多辆名车，浩浩荡荡一大路，多气派，多威风。”

周心寒沉吟片刻说：“我怎么能跟李泽钜相比呢？他的父亲是华人首富，而我的父亲是个穷光蛋，并且早已作古，谁给我钱呢？”

如此一说，人们忍不住哈哈笑了，都知道这是他的幽默。周心寒也附和着笑，一张充满书生气质的脸上神采奕奕。但那一圈一圈的笑靥，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岁月留下的缕缕皱纹。他毕竟是48岁的人了，岁月不饶人。与他相反的是，新娘雪梦茵显得十分年轻，约莫二十三四岁，正值豆蔻年华，长得水润生辉，漂亮可人，犹如一朵出水芙蓉。

雪梦茵的确很美，不仅仅是五官周正的脸蛋，白里透红的鲜嫩肌肤，婷婷玉立的苗条身段，丰满高耸的乳房，浑圆丰腴的屁股，修长匀称的双腿，就连她的微笑，她的神情，她的气质，也是很美的。不是那种妖冶的美，也不是那种风骚的美。而是那种静若处子，羞

若花蕾，人见人爱的清纯之美。这是一种至高无尚的美，是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精华——自然之美。这种美古人早有所云：“美达清纯，甲矣！”古人又云：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。”几乎都是说的同一个意思。

婚礼，不仅在中国，就是在国外，也是人生的一次重要仪式。这种传统习俗，使不同阶层的人，在这个仪式上得以展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，使它成为人生态度、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一次大检阅。

在市场经济十分活跃的今天，大款们花几十万来举行自己的婚礼已不再是什么新闻。他们与其说操办的是个人婚礼，还不如说向世人炫耀的是财富。他们很乐意这样，因为财富不仅是资本，而且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。

但周心寒从不这样认为，他认为那是大款们的一种变态心理，追求一种早已向往的虚荣，对于目前所处的社会地位不满，玩世不恭、精神空虚、缺乏理想等。这是从表面上看，如果作深层分析，不难看出其更复杂的心理。它在某种意义上，冲击了现实生活中制约人们的等级标准和生活禁区。

在上海市的大款中，像周心寒如此俭朴的婚礼不是很多的，这与他的性格有关，他是个很内向的人，不愿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显山露水。并不是害怕别人嫉妒和打什么歪主意，而是自己不愿意那样做，觉得没有那个必要。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从小的家庭教育和自己当知青在遥远大巴山的辛苦劳作，使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崇尚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。在他看来，大款们的争富现象不是现实生活的主流。纵观世界上的一些大富豪，几乎都有一部艰苦的创业史。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富起来后，依然保持着过去简朴的生活方式。

对于社会公益事业，周心寒却大方得出奇，这几年他先后向希

望工程、宋庆龄基金会、中国残联、上海福利院等，捐赠 2000 余万元。在上海市的亿万富翁中，他是捐赠最多的。特别是 1998 年的那场特大洪灾，他一次就捐赠 1000 万。

那位记者笑过后，还想问他时，一位房地产经理抢先道：“周总，你和雪小姐结婚我感到相当突然，怎么从没听你讲过呢？你能不能向我们谈谈你和雪小姐的恋爱过程？”

周心寒望着那位朋友笑了笑说：“这个无可奉告，因为这属于我们的隐私，敬请诸位理解和原谅。”

那位经理并不罢休，很多人也来了兴趣，纷纷叫新娘讲。雪梦茵灿然一笑，摇摇头说：“心寒说得已经很明白了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。”声音十分温柔，就跟她的长相一样。

的确如此，因为他们曾经有，不许向任何人讲他们的相识和相恋。为什么要这样？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

其实也没什么，光明正大得很，也十分纯洁，但周心寒和雪梦茵却不这么看。周心寒总觉得人们知道这事后，自己脸上无光，甚至有损自己的形象，亲朋好友们肯定会这样质问他，你怎么找那种女人做老婆呢？难道天下的女人都死光了吗？而对于雪梦茵来说，她和周心寒的相识，则是心里的一种隐痛，已经成了一块伤疤，她不希望第三人知道后去随时揭它，因为那样会更痛的。所以，他们才对这事守口如瓶。

这件事既然新郎新娘都不愿意说，贺客宾朋们也有自知之明，不再刨根问底，也不再问其他什么了，开始了真正的闹房。有人提出要他们接吻。于是一呼百应，人们纷纷叫他们接吻。新郎新娘无可奈何，只好相视一笑，开始履行。毕竟是在众人面前接吻，所以都显得很害羞。新娘微闭双目，脸上红云乱飞，静静地等候着。新郎有些不好意思，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，好半天，他才将嘴凑过

去,轻轻地吻了她一下。那是两片红润生辉的嘴唇,十分性感,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蓓蕾。

“不行,纯属敷衍了事,重来!”人们此起彼伏地欢叫着,认为不过瘾,说这哪里是接吻呢?而是四片嘴唇的闪电般的摩擦。

无奈之下,周心寒只有重来,久久地吻着她。但人们还不过瘾,叫他把她紧紧搂着。他只好照办,搂着她的纤纤柳腰。人们似乎还嫌不够,叫雪梦茵张开嘴巴。把舌头伸出来让丈夫吮吸。雪梦茵一副娇羞模样,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,无论人们怎么要求,也不把舌头伸出来,依然闭着眼睛。人们见她这副坚强样子,也不为难她,叫周心寒自己去吮吸她的舌头。周心寒很听话,用舌头去开她的樱桃小口,开了几下,樱桃小口就像花瓣那样慢慢张开了,他便用舌头去寻找,终于找到了,动情地吮吸着。人们怕他弄虚作假,要他把她的舌头吮吸出来看看。周心寒像个十分听话的小学生,立即那样做。人们热烈地鼓掌,夸他听话,说什么做什么,是个好孩子。

接着开始戏弄新娘,叫她做一个“百年皆好”的游戏。具体做法是,让她在周心寒的脸上留下100个鲜红的吻印,必须清晰,必须不多不少100个。这么强调,就意味着不能敷衍了事和马马虎虎,要认认真真。雪梦茵忍不住发出一阵娇笑,声音格格格的,像一串摇响的银铃,她觉得这些闹房的人真聪明,竟想出这样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游戏,还美其名曰百年皆好,与婚礼的主题紧紧相扣。

有人从卧室里给雪梦茵拿来了一只口红,叫她随时涂抹,以免吻印不清晰。雪梦茵接过口红,并往唇上涂抹,因为唇上还有,是今天早上涂抹的,虽不怎么浓,但至少还能印几个。雪梦茵渐渐收敛笑容,双手勾住周心寒的脖颈,踮起脚尖正要向他吻时,突然有人叫停。雪梦茵只好停下来,又一次笑了,笑得非常开心和甜蜜,好像知道人们又要什么建议。

果然有人建议,说这样让新娘一个人完成“百年皆好”不合理,“百年皆好”应该是两个人的相互愿望,作为新郎的周心寒,更应如此。这就意味着周心寒也要抹口红,吻雪梦茵 100 次。这是很明显的话意,但周心寒却装蒜,说不知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刚才建议的那人立即解释,简明扼要,夫妻对吻 100 次,必需是你吻一个我吻一个,有节奏的进行,不准间断,否则重罚,吻 200 个。

说得再明白不过了,周心寒只有照办。于是人们鼓掌喝彩,觉得太刺激了。周心寒拿起口红,正准备往自己嘴上涂抹时,被雪梦茵夺了过去,她怕他涂抹不好,自己亲自给他涂抹。口红这玩意似乎专门就是为女人制造的,作为女人打扮时的一种点缀,使美丽的女人锦上添花,使不美的女人增色不少。人们从没见过男人涂抹,如今见了周心寒,觉得非常难看,不由嘿嘿哈哈地笑了。有的笑出了眼泪,有的笑得半天回不上气来,有的笑得前倾后仰,觉得周心寒成了马戏团的一个小丑。如果给他戴上礼帽和沾上胡子,他就像喜剧大师卓别林了。

口红涂抹好了,双方进入了亲吻的状态。看着周心寒那红艳艳的嘴唇,雪梦茵总是忍不住自己的笑声,是那种很含蓄和很有修养的笑,笑不露齿,或者是用手掩嘴娇笑。这时,有人再次建议,叫新郎先吻新娘。周心寒爽朗地点头说行。又有人建议,叫他们的吻不能有重叠现象,必须是一个一个清晰地摆着。这倒使他们有些为难了,脸只有这么大,又要印上 100 个吻,往哪里摆?

人们理解他们的为难,决定放宽尺度,可以把吻印到脖颈上去。

游戏开始了,人们伴随着他们吻的节奏,一边欢乐地鼓掌,一边愉快地数着: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直到唇上的口红被吻干,唇印不清晰,才停下来让他们涂抹口红。他们一旦涂抹好了,人们又开始记数:“八、九、十……”

十几分钟过去了,这个游戏才告结束,只见新郎新娘的脸上、脖颈上,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鲜红唇印,煞是壮观,让人啼笑皆非。

这时,有人大声宣布:“下一个游戏是新娘骑马。”接着详细阐述,“是把新郎当作一匹马,骑在背上,手里拿着一根鞭子,必须像真正的骑马人那样一边吆喝,一边鞭打屁股,而新郎也必须像真正的马那样,随着主人的吆喝和鞭打,做出应有的反应。”

无疑,这又是一个很刺激的游戏,人们一阵鼓掌,暴雨般经久不息。

不可能给新娘一根真正的鞭子,同时也找不到,只好找来一根皮带代替。在人们的好奇神色中,周心寒趴了下去,作好马状等雪梦茵来骑。雪梦茵骑在他的背上,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。人们见她动作不像,就叫她左手抓住他的衣领,当作缰绳,而且两腿还要夹紧,以免从马背上摔下来。雪梦茵只好那样做,想尽快结束这个游戏。他感到周心寒很可怜,双膝跪在坚硬的大理石地板上,肯定是很痛的。要不是闹洞房,她才不忍心他那样做。

雪梦茵随着一声吆喝,右手高高举起的鞭子猛地打了下去,很轻地落在周心寒的屁股上。她做得很像,赢得人们一阵掌声。但周心寒却做得一点也不像,漫不经心地走着,还抬起头嘿嘿嘿的一阵傻笑。

“不行,重来。”有人大笑道。“恐怕只有神经不正常的马,才做出你那样的表情。”

许多人也这么说。

“那你们要我怎么样?”周心寒抬起头傻乎乎地问。

“做一匹神经正常的马。”有人回答他。

“好。”周心寒含笑点头,并示意雪梦茵开始。

这一次他表演得很像,屁股挨打后飞快地跑起来,还差点把雪梦茵甩下去。他脸上的表情也很像,全是愤怒神色,头也一点一点

的。走了几步后,速度慢了下来。有人叫雪梦茵再一次抽打。她刚把鞭子举起,马就开始飞跑起来。

人们一阵哄堂大笑,说这是一匹通人性的好马,能察言观色。

周心寒正要站起来,有人却还不满足,叫他学马叫,学马受惊的样子,并把雪梦茵摔下来。很多人拥护,并鼓掌欢迎。周心寒无奈地笑笑,趁雪梦茵不注意,“前蹄”顿时腾空,高昂着头,惊恐万分地怪叫着……

雪梦茵果真被他摔了下来,重重地落在地上,只觉得屁股一阵疼痛,弄得她哭笑不得。

人们见此情景,再一次开怀大笑。

周心寒赶忙将她扶起来,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屁股,一边心怀歉意地柔声说:“对不起,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雪梦茵并不生他的气,面带一丝甜甜的微笑,温柔得就像一只美丽的波斯猫。

周心寒感到有点儿累,喘着一口口粗气。有人给他递一杯水,他一仰头,咕噜咕噜地一气喝干了。

这时候,又一个戏弄新郎新娘的游戏,在人们的欢笑中开始了……

这洞房闹得很久,从晚上七点一直闹到凌晨一点,宾客们才一个一个个相继离去。

2

洞房花烛夜终于来临。

午夜宁静极了，没有蟋蟀，蝈蝈的弹琴歌唱，也没有城市的喧哗与骚动，就像一潭静静的秋水，连一丝波纹也没有。

对于周心寒和雪梦茵来说，这可是一个盼望已久的夜晚，足足期待了整整两年。在他们的感觉中，这短短的两年实在是太漫长了，好像是半个世纪。

他们都很看重这个夜晚。周心寒看重的是她的童贞。雪梦茵看重的则是他的床上功夫。前者关系到她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处女，是否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，后者关系到夫妻生活是否幸福一生。作为一个男人来说，谁都愿意找一个处女做老婆。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谁也不愿意嫁给一个性事无能的男人。

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彼此看重，说来是有原因的。

两年前，周心寒出差到香港，在一个红灯区偶然邂逅了雪梦茵。那天，大阿姐刘娜娜强迫她单独接客，为老板创造财富，雪梦茵却坚决不从，甚至还打了那个嫖客一巴掌。这可惹恼了刘娜娜，她一把抓住雪梦茵的头发，就是狠狠的几个耳光，打得她嘤嘤痛哭。周心寒就是在这时上楼的，因为他从她们的对击中，听出受害

者操一口上海普通话，于是怜悯之心油然而生，他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没想到她果真是上海崇明岛人，而且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。她大学毕业后，在深圳打工，后被人骗到了这里。

后来，周心寒使她离开了魔窟，带到了上海。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他给了那个同样年轻漂亮的大阿姐刘娜娜三万元的赎金。

回到上海后，雪梦茵为了感激他对自己的危难相助，一心要给他打工。周心寒考虑到她学的是文秘专业，自己也没有一个秘书，就答应了她的要求，成了他的第一个秘书。这之前，他是没有秘书的，一切由办公室的人员代劳。他这个总经理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不怎么喜欢女色，所以一直没有女秘书。但雪梦茵却是个例外。

那时候，他刚与妻子胡晓兰离婚了。公司的人都知道，只是不知道他们离婚的原因。离婚，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稀奇事，平常得就像家常便饭，但在旁人眼里，总经理周心寒离婚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因为他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，温柔贤慧的老婆，聪明可爱的小儿子，他自己不仅是个总经理，还是上海市的政协委员。更重要的是，人们从没见过他们吵吵闹闹，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外遇。而且在周心寒的事业上，他老婆胡晓兰可以说是个得力助手。三年前，她都还在公司帮助丈夫弄这弄那，几乎等于半个总经理。直到丈夫再三劝说，她才在家坐享清福，过一种很多女人望尘莫及的幸福生活。她每天除给上初中的儿子做三餐饭以外，其余时间就是在麻将桌上和健身房、美容院度过。

对于雪梦茵来说，仅仅给周心寒打工，是不能表达心里对他的感激之情的，她还有个想法，那就是暗地里做他的情妇，把女人最宝贵的贞节奉献给他。似乎只有这样，她才觉得最能表达自己的一片真心，也才对得起他，自己问心无愧。

这纯粹是为了感激，不为金钱，更没有想做第一夫人的野心。

但当她得知总经理离婚后，嫁给他的想法就在那几个失眠之夜里面产生了。她觉得这是一次天赐良机，也是报答他的最好方式。

于是，雪梦茵便拿出女人最大的勇气，开始主动追求他了。她不怕他拒绝，更不怕他嫌弃。为了爱情，为了感激和报答，她已经豁出去了。

开初，她是在工作上热情关心他，但他却无动于衷，经常是一副履行公事的样子，板着一张严肃面孔，像谁借了他的米，还了他的糠，一点也没有电视剧里那些老总的风流和潇洒。那些老总，见了漂亮女子总是色迷迷的，也总是跟漂亮的女秘书双双出入，而且常常还在办公室与女秘书开一些低级下流的玩笑，甚至调情。她原以为那些老总都是无聊文人凭空杜撰的，但通过她在深圳和上海所见所闻，才发现那并非杜撰，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。也就是说，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老总确实与风流紧紧联系在一起，他们玩弄女人，就像男人抽烟那样随便，往往是招手即来，挥手即去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

可是这个周心寒怎么对她视若路人呢？难道自己不年轻不漂亮吗？难道离婚的阴影还一直笼罩在他心头吗？难道他这辈子再打算结婚了？难道……？

雪梦茵百思不解，只有从生活上关心他。周心寒没有离婚前，除了午餐外，早晚都在家里吃。离婚后，生活没有了着落，一日三餐都吃馆子。吃馆子不但花钱，而且也不卫生，雪梦茵怕他这样下去吃出病来，就叫他少去吃馆子。周心寒却反问他，他不吃馆子又到哪里去吃呢？

这句话倒提醒了雪梦茵。是的，老总已经没有家了，不吃馆子能行吗？终于，她想出了一个不让总经理一日三餐吃馆子的办法。

那天，周心寒正在总经理室津津有味地看当天的《新民晚报》，雪梦茵走了进去。她站在他办公桌前，默默地看了他好一会儿，才

假装咳嗽一声,引起他的注意。周心寒放下报纸,见是她来了,不冷不热地说:“请坐,有什么事吗,小雪?”

雪梦茵略显激动地说:“周总,我想向你建个议行吗?”

周心寒一下来了兴趣:“好啊,你快说说。”

雪梦茵一时语塞,不知从何说起。本来,那些话她昨夜就想好了,现在却不知如何开口,只感到脑子一片紊乱,话语很多,但理不出个头绪。

“怎么,是不是想保密?”周心寒点燃一支烟,悠然地抽一口,第一次觉得雪梦茵很可爱。

“不是不是,大脑短路,一时记不起来了。”雪梦茵面颊微红,就像一颗熟透的苹果。

“那你好好想想吧,一定会记起的。”周心寒面带微笑,显得和蔼可亲。

雪梦茵终于把那些话理出了一个头绪,说:“周总,为了你的身体健康,我以公司一个普通员工的名义,向你建议,一日三餐,你別再去吃馆子了,买一个液化炉我们自己做饭,或者干脆请人做饭,那样既经济又卫生。”

她很目满意这番话,认为十分得体,既表达了她对他的关心,又不失自己作为一个秘书的身份。

周心寒的兴趣越来越浓:“这个建议很好。遗憾的是我们这里没有房子做饭啊,而且也会叫人笑话的,说我吝啬到如此程度,竟自己做饭,这恐怕在上海房产界会成为一个笑柄。”

雪梦茵灵机一动:“不在这里做饭,而是租一套房子,专门为你做。这么个公司,你的身体如果在馆子吃垮了,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”

周心寒心领神会地点点头:“谢谢你的关心,小雪。”接着沉思起来,眉头锁得紧紧的。他是在想雪梦茵的话,觉得她的建议很有

道理。是的，自己总不能长期这样吃馆子吧，应该多吃吃家常便饭。这时，他不由想起了曾经的妻子胡晓兰，她在生活上特别关心他，常常做一些非常可口的饭菜。特别是他喜欢吃的几样川菜，她的技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就像出自于特级厨师之手，让他吃了留恋忘返。她这几乎是特地到上海的一家著名川菜馆去学的，为他而学，知道他当年在四川大巴山当过七八年知青，养成了喜欢吃川菜的习惯。

不一会儿，周心寒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，将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，说：“这样吧，小雪，你下午去劳务市场给我请一个保姆，要求勤快，讲清洁卫生，年龄在 70 岁左右，会做饭。你的建议很好，我确实不能老是吃馆子。馆子就是再卫生，吃久了也会大败胃口的。”

这一点是雪梦茵怎么也没想到的。她的原意是利用办公楼的一间小屋，每一天亲自给他做饭，让他吃饱吃好。可是，现在周总要请个保姆在家里做了，打破了她的原计划。早知如此，她不该向他建议，就让他餐餐吃馆子。但她并不十分后悔，因为周总请了保姆后，天天就不再去吃馆子了。不过她心里还是有些遗憾，错过了一次关爱他的最好机会。

蓦地，她转念一想，自己作为周总的秘书，怎么不可以给她的恩人当保姆呢，负责他的饮食和起居。她认为这样做一点也不会影响她的工作，该上班就来上班，该回家就回家，就像生前的胡晓兰，同车来同车去。

可是，她不是他的妻子啊，因为只有妻子才能做到那一步，而她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秘书。秘书如果专做那些事，那就叫生活秘书了。生活秘书就生活秘书吧，反正自己想报答他，不如先来一个过度，然后由生活秘书变成他的妻子。退一万步说，就是不能成为他的妻子，自己也问心无愧，无怨无悔。

想到这里，雪梦茵的脸不由红了，她很愿向他直说，可又觉得

害羞，总是难以启齿，没有那种勇气。在她看来，这种直说就等于向他表露了自己的心迹，她实在不好开口。

周心寒是个观察能力很强的人，于是问她：“怎么，你还有什么要建议吗？如果有的话就说出来，憋在心里干什么呢？”

雪梦茵摇摇头，终于鼓足勇气说：“周总，我想给你当保姆，不知你……”她完全是一副羞羞答答的样子，低着头，不敢看他，只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热。

周心寒隐隐约约地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不以为然地一笑，说：“这怎么行呢，你是我的秘书啊。真是笑话，哪有大学生给人当保姆的。”

雪梦茵怕他不懂她的真正意思，再一次鼓足勇气说：“怎么没有呢？只是不叫保姆，而是叫生活秘书，很多老总都有，既是工作需要又是生活需要。”

话说到这种程度，就是傻瓜也能听懂，周心寒自然更懂。但他显得出奇的冷静，脸上连一点激动的表情也没有。他点燃一支烟，深吸几口后，才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小雪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”

雪梦茵不知是哪来的勇气，抬起头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：“首先是想感谢你，报答你，再就是看到你离婚后，天天吃馆子怪可怜的，怕吃出了什么病，所以就……”

“谢谢你看得起我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”周心寒显得有点激动了。可是，我不喜欢养一个生活秘书呀，觉得那样不好。小雪，你不知道，我周心寒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，从没有沾花惹草的事，也从不以养情人为荣和为乐，尽管现在养情人成了有钱男人的时尚。”

他这番话，好像是把大门关死了，使她有点失望，但她并不绝望，思维一转，莞尔笑道：“周总，我知道你的正直，公司的人有口皆碑。但你总不至于从今以后不再找女人结婚吗？”